

若干未收入《吴兴华全集》的佚作

张治

我一直非常赞同对于西学精湛的大家,其《全集》应该收入译作。这次有单独成册的《亨利四世》,尤为增色。但再要锦上添花的话,正如《罗念生全集》理应收入他的《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吴兴华全集》也应该有他默默编于“大跃进”时代的《英语常用词用法词典》。我坚信大学者一切用心耕耘的成果皆能处处反映其个人独特的志趣和才思,翻译也好,辞书也好,都是如此。

这部“理想国”版的《吴兴华全集》,延续了一贯的用纸、版式和装订风格。深色封套上的暗金色文字很难看清楚,须贴近书皮,从某个角度才能辨识。有个更好的办法,就是干脆把封套和腰封都取下来。我对于出版是外行,但依约觉得,这似乎代表着一种文化品格,即不追求亮眼醒目的标识,故需要举行一个拆除包装的仪式来得到朴实无华的内容。

我最为赞成陈子善老师的意见(见其刚刚在“上海书评之声”评论《全集》的讲话录音结尾部分),即认为《全集》的编辑体例有些混乱不明。如果能再添补一点点意见的话,我觉得还应指出通常所谓“《全集》不全”的问题,在此也有些严重。因为即便是我这种并不特别关注吴兴华的人,拿现有的数据库和以往积累的一点材料,只需一个上午时间,便能找出若

干未被收入的佚作以及可修订这套《全集》中部分作品编辑文案的文献。

比如在已收罗作品很可观的《诗集》卷中,至少漏掉了1940年发表于《中国文艺》第3卷第4期的“短铭五首”,那几篇虽然都只有两行,却显然是吴兴华摹拟西方古典文学对句体隽语诗(epigramma)的尝试之作,尤其对于卷末所附冯晞乾先生渊博的论说有佐证的意义。

《诗集》中“秋柳”一首,编者未注发表出处,并言第二句有“原稿模糊”之漏字,似乎不知道此诗曾刊于《沙漠画报》1939年的第2卷第39期。

《文集》也有值得补充的,比如他早年为《燕大基督教团契年报》(1939)所撰“常青团本本学期概况”,其中还有一小段本人情况自述,这不是很可贵的资料吗?还有他在《燕大双周刊》(1945年第2期)为前辈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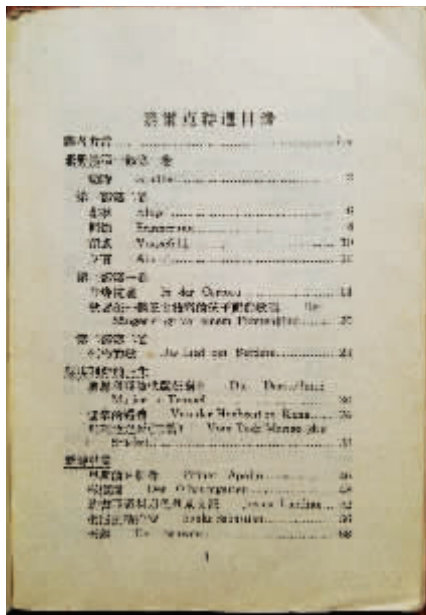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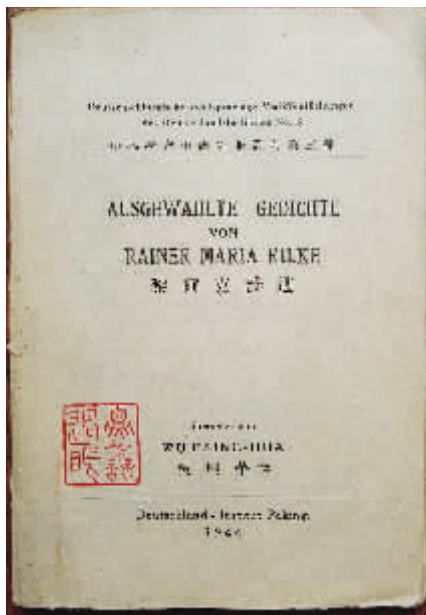
者张尔田所作短篇悼文,也进一步印证了他人回忆文章和他本人书信中所提到的同张先生的关系。还有新中国成立后的两篇文章,一篇是1956年发表于《光明日报》的“纪念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与《译文集》中收入的“富兰克林散文书简选”遥相呼应;另一篇更重要了,即发表于《西方语文》1957年创刊

(下转6版) →

← (上接4版)

《人民文学》发表了《咏古事二首》,诗集在这两首诗之后,竟然还编排了约占总数一半多的诗作,难道这一大批诗作都是吴兴华1957年以后所写?更奇怪的是,紧接着《咏古事二首》就是吴兴华作于1941年的两首Sonnet(这两首Sonnet《全集》只注明“1941年1月”,其实均刊于1941年1月《燕京文学》第1卷第4期),而在《咏古事二首》之前已编排了不少吴兴华1945年发表的诗了。或者编者认为《咏古事二首》也是吴兴华的“少作”,发表于《人民文学》只是旧作重刊?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但仍无丝毫说明。总之,诗集到底按什么原则编排的?莫明所以,我们不能不得出编辑体例有点混乱、前后矛盾的结论。

另一个重要问题也不得不提出。《全集》前勒口的“作者简介”中明确告诉我们,吴兴华“笔名梁文星、钦江等”。钦江这个笔名,《全集》文集所收《现在的新诗》文末注明“(原载《燕京文学》,1941年11月,第3卷第2期,署名‘钦江’)”,已得到落实。那么,笔名梁文星在哪些诗文发表时使用过呢?《全集》又一概欠奉。这又是一个重大疏漏。众所周知,“梁文星”是吴兴华的笔名。1952年之后,梁宋联系被迫中断。宋淇后来选出吴兴华先前寄给他的一些诗文以梁文星的笔名交香港《人人文学》、台北《文学杂志》等刊发表,所以港台文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知道梁文星不知吴兴华。不妨仍以夏济安主编的



吴兴华译《黎尔克诗选》(1944)

《文学杂志》第1卷刊登的吴兴华作品一览表为省略加说明:

- 岷山(诗) 梁文星 1956年9月1卷1期
- 黎尔克诗三首 邝文德译 1956年11月1卷2期
- 谈黎尔克的诗 邝文德 1956年11月1卷3期
- 有赠二首(诗) 梁文星 1956年11月1卷3期
- 现在的新诗 梁文星 1956年12月1卷4期
- 黎尔克诗二首 邝文德译 1956年12月1卷4期
- 给伊娃(诗) 梁文星 1957年2月1卷6期

《文学杂志》第1卷共六期,只有第5期无吴兴华作品,有时一期竟连发二篇,可见他是该刊十分看重的作者,虽然他至死不知。而且,发表时的笔名除了梁文星,还有邝文德,这也是不大为人所知的。以梁文

星笔名在港台发表的众多吴兴华诗文,虽然有的是重刊(如刊于《文学杂志》的《现在的新诗》《给伊娃》等已在内地发表过),但对研究吴兴华作品的海外传播史和接受史不可或缺。可惜《全集》对上述七篇著译,只有《岷山》一诗注明出处,其余仍一概欠奉。《岷山》虽然注明了出处,却又不注至关重要的署名梁文星。

1944年12月,北平中德学会发行了吴兴华编译的《黎尔克诗选》,列为“中德学会对照丛刊第三种”。我认为,这是吴兴华前期翻译的代表作,《诗文集》未能收入是件憾事。这次《全集》收入了,无疑是个亮点。正好,手头有这本小册子,稍加对照,不禁大吃一惊,《全集》译文集所收竟然是删节本,删去了单行本的“目录”、“回忆”、“预感”《歌者在一个王室后裔的孩

子面前歌唱》《乞丐的歌》《橄榄园》《天鹅》六首诗,以及全书的《附注》。吴兴华墓木早拱,难道删去这六首译诗是他自己生前所为?但谢蔚英先生在代序《忆兴华》中早说过“他留存的诗稿大都丢失,只有在‘文革’后经吴晓铃先生交代我从戴望舒物中清理出来的两本”。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吴兴华生前删定,译文集理应作出必要的说明,但译文集毫无片言只字解释,还说是“全面收录吴氏经典译作”。《黎尔克诗选》是一个整体,这六首译诗不管译得怎样,不能随便删的,“目录”和《附注》也是应该保留的,“全集”应该“全”。《黎尔克诗选》正文前又有吴兴华的《译者弁言》,被移到了文集里,“身首异处”,而《亨利四世》的译序和正文却放在一起,体例上又自相矛盾。

还需要补充的是,全集不

全几乎是所有现代作家全集的宿命,吴兴华《全集》焉能例外?《全集》问世不到一个月,就有论者发掘出吴兴华1935年4月15日在北平《世界日报·学文周刊》发表的诗作《露》,其时作者年仅14岁,这就把吴兴华发表新诗的时间又提前了一年。但早已编入《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诗歌卷》的原刊《燕园集》(1940年5月北平燕京大学燕园集出版委员会出版)的《群狼》《在黄昏里》《而从高处落下的水——》三首和刊于1941年1月《燕京文学》第1卷第4期的Sonnet一首以及《燕园集》所收入的《沉默》《无耶的歌》二首均失收,却是不应有的疏漏。

总之,《吴兴华全集》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20年前,我访学东瀛,一位学者对我国刚出版的某位颇具代表性的现代诗人的全集提出批评,他认为收入这部全集的绝大部分作品没有出处,无法提供学术研究之用。因此,对《吴兴华全集》指出上述不足,并非吹毛求疵。现代作家全集的编订是一项复杂而又细致的学术研究工作,涉及版本、校勘、目录、笔名等众多文献学领域,应该与古典作家全集的编订一样,建立必要而又完备的学术规范。《鲁迅全集》的编订,《废名集》的编订,以及其他不少较为成功的现代作家全集的编订,都已证明了这一点。《吴兴华全集》的种种美中不足,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现代文学研究界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